

百万庄：海参崴的幽灵

Millionka: Ghosts of Vladivostok

(第一卷：1883-1901)

汪翔 著

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 U.S.A.
美国南方出版社

百万庄：海参崴的幽灵 / 汪翔 著

责任编辑：向 辉
版面设计：张 蕾

Millionka: Ghosts of Vladivostok © 2026 by Xiang Wang

Published by
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
Montgomery, Alabama, U.S.A.
<http://www.dixiewpublish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ans including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The only exception is by a reviewer, who may quote short excerpts in a review.

本书由美国南方出版社出版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2026 年 8 月 DWPC 第一版

开本：240mm x 170mm
字数：418 千字

Library of Congress Control Number: 2026948049
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号码：2026948049

ISBN-13: 978-1-68372-884-9

作者简介

汪翔，美国作家，出版有《理性预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危机与败局》（商务印书馆），《奥巴马大传》（长江文艺出版社），《伊甸残响》，《数学迷航》，《AI 霸权：纪元启示》等十五部。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第一节：阿楚噶 /Achuga.....	1
第二节：血与雀 /Blood and Sparrow.....	4
第三节：1883 年秋 /Autumn, 1883.....	8
第四节：冻土之下 /Beneath the Frozen Ground.....	12
第五节：老狗老山东 /The Old Dog Named Shandong.....	16
第二章	
第一节：老韩的虔诚 /Old Han's Devotion.....	23
第二节：老瓦西里 /Old Vasily.....	27
第三节：阿明的噩梦 /A-Ming's Nightmare.....	31
第四节：绳的真相 /The Cord's Secret.....	37
第五节：再遇乌娜 /Una Again.....	40
第三章	
第一节：烧刀子 /The Burning Spirit.....	44
第二节：无法回头 /No Turning Back.....	47
第三节：1884 年秋 /Autumn 1884.....	53
第四节：老黄狗 /The Old Dog.....	55

目 录 Contents

	第五节：淘金 /Panning for Gold.....	58
	第六节：地道和哭声 /The Tunnel and the Cry	62
第四章		
	第一节：年轻瓦西里 /Young Vasily	66
	第二节：1885 年夏 /Summer, 1885	70
	第三节：定远舰靠港 /Dingyuan Makes Port.....	73
	第四节：娜塔莎救人 /Natasha Saves a Life	76
	第五节：偶遇老三 /Encounter with Lao San.....	79
	第六节：雪窝里的 /In the Snow Hollow	83
第五章		
	第一节：1886 年春 /Spring 1886	89
	第二节：自己的石磨 /His Own Stone Mill.....	92
	第三节：他和乌娜 /Una and Him.....	99
	第四节：缺粮与高烧 /Shortage and Fever.....	103
	第五节：再见阿楚嘎 /Seeing Achuga Again	107
第六章		
	第一节：雪原遇小莲 /Xiaolian on the Snowfield.....	110
	第二节：神秘的飞镖 /The Knife with the Blue Ribbon	113
	第三节：修地道 /Digging the Tunnels.....	117
	第四节：1887 年秋 /Autumn 1887.....	121
第七章		
	第一节：原始森林 /The Primeval Forest.....	128
	第二节：1888 年春 /Spring 1888	135
	第三节：两个鸡蛋 /Two Eggs.....	140
	第四节：小莲的魔法 /Xiaolian's Magic.....	143
	第五节：初遇叶莲娜 /Meeting Yelena.....	146

目 录 Contents

第八章		
	第一节：断耳狼 /The Wolf Hunt	150
	第二节：丫头长大了 /Xiaolian Grows Up	154
	第三节：土匪和地道 /Bandits and Tunnels.....	157
	第四节：断耳老马 /The Torn-Eared Horse	163
	第五节：马背上的阿明 /A-Ming on Horseback.....	168
第九章		
	第一节：阿明谈命运 /A-Ming on Fate	172
	第二节：乌娜与小莲 /Una and Xiaolian	176
	第三节：阿明学滑雪 /A-Ming Learns to Ski.....	180
	第四节：库页岛的逃犯 /The Fugitive from Sakhalin	184
第十章		
	第一节：1890 年 /1890	189
	第二节：豆腐坊扩建 /The Tofu Shop Grows	194
	第三节：变了的味道 /The Scent Has Changed.....	197
	第四节：俄国人的死结 /The Russian Knot	200
	第五节：冻土里的红光 /Red Light in the Frozen Ground.....	203
第十一章		
	第一节：小莲杀狼 /Xiaolian Kills a Wolf.....	208
	第二节：小莲的安全区 /Xiaolian's Safe Place	211
	第三节：1890 年疫情 /The Epidemic of 1890.....	213
	第四节：苦药和馒头 /Bitter Medicine and Bread	217
	第五节：小莲和小男孩 /Xiaolian and the Boy.....	219
	第六节：大壮的选择 /Dazhuang's Choice.....	224
第十二章		
	第一节：疯癫的盖茨比 /The Mad Gatsby	230
	第二节：漂白的张宗虎 /Zhang Zonghu, Whitewashed	234

目 录 Contents

第三节：1889 年阿昌到来 /Achang Arrives, 1889.....	238
第四节：三寸金莲 /Three-Inch Golden Lotuses	241

第十三章

第一节：作家和诗人 /The Writer and the Poet.....	250
第二节：山田商店 /Yamada's Shop.....	255
第三节：1890 年夏 /Summer 1890	259
第四节：阿明的木楞房 /A-Ming's Log House	263
第五节：你叫尼古拉 /Your Name Is Nikolai.....	267

第十四章

第一节：阿明的抉择 /A-Ming's Choice.....	272
第二节：叶莲娜的农场 /Yelena's Farm.....	277
第三节：阿昌的勇敢 /Achang's Courage	280
第四节：野草莓 /Wild Strawberries	283
第五节：埋葬谢尔盖 /Burying Sergei	286

第十五章

第一节：娜塔莎遇险 /Natasha in Danger.....	290
第二节：娜塔莎的勇敢 /Natasha's Courage	295
第三节：别走 /Don't Go.....	297
第四节：三条狗 /Three Dogs	301
第五节：铁轨路基 /The Railway Bed.....	303
第六节：包工头阿明 /A-Ming, the Labor Contractor.....	306

第十六章

第一节：小莲的烦恼 /Xiaolian's Troubles.....	310
第二节：1892 年初夏 /Early Summer, 1892.....	315
第三节：哥死我得死 /If A-Ming Dies, I Die Too.....	323
第四节：船没了 /The Ships Are Gone	328
第五节：小莲相亲 /A Match for Xiaolian	330

目 录 Contents

第十七章

第一节：1895 年秋 /Autumn 1895.....	333
第二节：高桥与阿昌 /Takahashi and Achang.....	336
第三节：雪坡上的兰儿 /Lan'er on the Snowy Slope	339
第四节：大壮的婚事 /Dazhuang's Marriage	343
第五节：只想回家 /All He Wants Is to Go Home.....	346

第十八章

第一节：明记商号 /Mingji Trading House	350
第二节：阿昌的坚守 /Achang Holds His Ground.....	353
第三节：神仙与裂痕 /Gods and Cracks	356
第四节：1896 年 /1896.....	362
第五节：小莲的故事会 /Xiaolian's Storytelling Circle	366

第十九章

第一节：带刺的玫瑰 /The Thorned Rose	372
第二节：日本少女 /The Japanese Girl.....	377
第三节：1899 年初春 /Early Spring, 1899.....	381
第四节：破冰船 /The Icebreaker	385
第五节：最后的军礼 /The Last Salute	388
第六节：1900 年初夏 /Early Summer, 1900.....	392

第二十章

第一节：暴风雨前夕 /Before the Storm.....	398
第二节：阿辽沙之死 /The Death of Alyosha	402
第三节：1900 年夏天 /The Summer of 1900	407
第四节：阿明死里逃生 /A Narrow Escape	410
第五节：海参崴变天 /Vladivostok Under Siege	414
第六节：忏悔与忧虑 /Confession and Foreboding	418

目录 Contents

第二十一章

- 第一节：阿明回来 /A-Ming Returns..... 422
- 第二节：土地不再记得 /The Land No Longer Remembers..... 425
- 第三节：二爷死了 /Han Erye Is Dead 428
- 第四节：带血的刺刀 /The Bloodstained Bayonet 434
- 第五节：瓦西里变了 /Vasily Has Changed 438

第二十二章

- 第一节：阿昌和桂枝 /Achang and Guizhi 444
- 第二节：金雕与石灰 /The Golden Eagle and Lime..... 449
- 第三节：断裂与来信 /Rupture and the Letter 454
- 第四节：1900 年 8 月 /August 1900..... 458

第二十三章

- 第一节：记忆与期待 /Memory and Expectation..... 469
- 第二节：缝隙 /Cracks..... 471
- 第三节：借钱埋人 /Borrowing Money to Bury the Dead..... 474
- 第四节：阿明的孩子们 /A-Ming’ s Children 478
- 第五节：重建与葬礼 /Rebuilding and the Funeral..... 485
- 【附录：《耗子年》/The Year of the Rats】..... 491

第二十四章

- 第一节：暗火之下 /Smoldering Fire..... 493
- 第二节：老鹰爪子 /The Eagle’ s Talons..... 498
- 第三节：暗流涌现 /Undercurrents Rising..... 504
- 第四节：小菜一碟 /A Piece of Cake..... 507
- 第五节：土地在解冻 / The Land Is Thawing..... 511

- 附录：在国家记忆之外重建历史..... 516

第一章

第一节：阿楚噶 /Achuga

阿楚噶的舌头粘在铁上了。

那是七岁那年冬至。金角湾冻得死硬，靠岸的海草全裹进了冰里，一团一团发黑，像被人攥住头发按在水里，再也没能抬起来。

父亲把鄂伦春短刀随手插在原木墩子上，自己蹲在旁边抠鹿皮靴底的冻泥。刀刃白亮亮的，上头沾着一点油光。阿楚噶以为那是白天熬鹿肉时溅上的鹿油，就凑过去，伸舌头舔了一下。

“啞——”

铁一下子咬住了他。

舌尖贴上去的一瞬间，皮肉像被什么细小的牙齿齐齐扣住，冷从那一点钻进嘴里，直往脑门上窜。他本能地往后一挣，舌尖立刻扯开一道口子，血一下冒出来，又马上被冷气压住，疼得他眼泪涌到睫毛上，还没落下，就结成了一层白渣。

父亲头都没抬。

“别扯。”

他的声音干巴巴的。

“含口热气，慢慢焐。越挣，肉掉得越多。这地方的铁比狼还认血。”

阿楚噶撅着屁股，半张脸贴着刀刃，嘴里一点一点往外哈气。热气刚出来就白了，扑在刀面上，又被风撕走。铁锈味、鹿油味、血腥味一起钻进喉咙。他不敢哭，哭了舌头会动，舌头一动，刀就疼得更狠。

这时乌娜跑过来了。她比阿楚噶小半岁，穿着母亲用旧熊皮和海豹皮拼成的厚袄，走起来像只摇摇摆摆的小企鹅，脸蛋冻得通红，只露出一双黑亮的眼睛。

“傻了吧，又舔铁！”她喘着气，跪在他身边，摘下自己的狗皮手套，小手捧着他的脸，凑近刀刃用力哈热气。她的呼吸带着鱼汤和松子的甜味，暖暖地扑在舌尖上。阿楚噶觉得疼得轻了一点，却更想哭了。

父亲终于站起来，把一只冻硬的手伸过来，按住他的后脖颈。

“别急，别急。”

那只手很粗，掌心有旧茧，带着烟灰和兽皮的味道。

过了一会儿，舌头才一点一点松开。阿楚嘎往后一缩，嘴里已经木了半边。他觉得舌尖像少了一块，风一灌进去，疼得眼前发黑。

父亲拔出短刀，看了看刀刃，把它在自己袖口上擦了一下，连同刀鞘一起塞进他怀里。

“拿着。”

父亲随后从腰间摸出那只旧木烟斗，是用河边一截硬桦木粗雕而成，斗碗被多年烟油浸得乌黑发亮，短柄上刻着几道歪斜的鹿角纹，那是长辈传下来的记号。他蹲在海岸石头上，背对着风，从鹿皮小袋里抠出一小撮烟丝。那是混了中国商船偶尔带来的碎旱烟和本地干苔、野薄荷的，味道又苦又冲，带着林子最深处的土腥气。

乌娜的母亲走来，手里端着半碗热鱼汤，挨着阿楚嘎父亲坐下，把汤碗放在两人中间。两个人轮着抽烟斗，一口接一口，烟雾在寒风里被撕得七零八落，却又顽强地缠在一起。

烟斗在两人手里传来传去，干烟燃烧时发出细微的爆裂声。阿楚嘎父亲吸得深而慢，烟从鼻孔里缓缓喷出，像两条灰白的游蛇，顺着胡须爬上眉毛，又被风吹散。

乌娜母亲抽得浅一些，烟雾从微微张开的唇间逸出，混着她呼出的白气，在火塘映照不到的昏暗里盘旋成薄薄一层。烟里带着中国烟的微甜、苔草的涩苦，还有男人身上永远洗不掉的兽血和松脂味。

乌娜悄悄靠过来，小手抓着母亲的衣角。母亲低头，把烟斗递给她闻了闻，用带着烟味的粗糙手指轻轻揉了揉她的脸蛋。

阿楚嘎父亲看着两个孩子，声音低哑，却带着笑意：“烟是林子给的。抽一口，就记得自己是哪来的。别学那些海那边的人，拿纸卷着抽，像把命也卷进去烧掉。”

乌娜母亲轻轻哼了一声，接过烟斗又吸了一口，烟雾在她眼角的细纹间绕了绕，让那张被风雪刻满痕迹的脸看起来柔和了一些。

她把烟斗还给阿楚嘎父亲，目光投向远处黑沉沉的海冰：“烟再苦，也比这海风甜。等春天冰化了，咱们把船拖下去，再多带点这种烟丝。孩子大了，总得让他们知道，这湾子不光是俄国人的，也是咱们的。”

阿楚嘎抱着短刀，乌娜跟在身后，两人一起坐到窝棚前面的海岸石头上。

那时候，金角湾还没有后来那么多名字。海就是海。

东边那道能下夹子的沟叫狐狸沟，北边一片红松林叫黑林子，河口那片浅滩叫鱼骨滩。可这片大水，没人正经叫它什么。父亲说，河会回来，山也一直在，给它们取名是为了找路。海不听人的，给海取名，是给自己脸上贴金。

冰从岸边一直铺到远处，白里发青。靠近礁石的地方冻得厚，脚踩上去闷闷地响。再往海心，冰面上裂着一条条暗纹，有的像鱼骨，有的像兽爪抓过。偶尔，冰底下传来一声低沉的“咔”，像有什么活物翻了个身，又被更厚的冷压了回去。

风从海面上刮来，不光是冷。里面有冻鱼、海带、烂贝壳、海豹油，还有父亲昨晚剥鹿皮时留下的血腥味。再往东边一点，风里还夹着一股淡淡的煤烟。那是俄国人的地方。几年前那里还只有几间低矮木屋，现在多了木栈桥、仓棚和两根冒黑烟的铁皮烟囱。

父亲不让他过去。

“那边的人说话像石头滚桶。”父亲说过，“听不懂，就离远点。”

远处有两条黑线慢慢挪着，是一架狗拉爬犁。四条狗低着头往前拽，毛上全挂着白霜。后头坐着一个朝鲜猎户，狗皮帽压到眉毛，整个人缩在大袄里，只露出两只眼睛。爬犁上堆着冻硬的鱼，鱼尾巴一排露在外头，银白银白的。

再远一点，俄国木栈桥旁停着一条黑船。船不大，烟囱矮胖，甲板上有人影在走。铁链敲在船舷上，隔着风，传过来只剩一点钝响。岸边还有两个穿灰军大衣的人在劈木头，斧头落下去，声音很慢，过一会儿才到这边。

阿楚嘎不喜欢那声音。

林子里的斧声和那个不一样。自己人砍树，砍几下会停，会骂狗，会吐口唾沫，会听一听风。俄国人的斧头不停，一下接一下，好像树不是活的。

他回头看了看身后的林子。

红松、云杉、落叶松一直压到海边。雪压在枝上，黑绿黑绿的一片。几棵被风刮弯的桦树站在林缘，树皮白得刺眼。窝棚就搭在林子和海之间，用桦树皮、兽皮和几根歪木头支着，烟孔里冒出一股松枝焦香，很快又被风吹散。

母亲在窝棚里煮鱼骨汤。锅盖不时轻轻响一下。两条狗趴在门口，一条耳朵冻裂了，睡梦里还在抽鼻子。旁边挂着紫貂皮，薄薄一张，尾巴垂下来，被风吹得轻轻晃。

这里的一切都有自己的地方。

狗知道夜里该趴在哪个避风窝里。夹子知道该下在河狸走过的雪道旁。鱼骨要丢到浅滩那边，不然海雕会飞到窝棚顶上来啄。鹿筋晒在火边，太近会脆，太远又冻不干。连阿楚嘎自己也知道，什么时候可以一个人沿岸走，什么时候必须立刻回棚。

没有人问他去哪儿，也没有人让父亲把名字写在纸上。

从狐狸沟到鱼骨滩，从黑林子到海冰边，脚走得到的，就是他们能去的。

春天融冰时，他们把桦皮船拖下水。夏天撒网，秋天捡松塔、下夹子、跟着鹿迹进林子。冬天就在冰上凿洞，把鱼一条条拖出来，冻硬后埋在雪里。

乌娜坐在旁边，肩膀挨着肩膀，两个小身体挤在一起。她小声说：

“明天冰要是裂开一点，去鱼骨滩捡冻鱼好不好？去年你还说要抓条大的给独眼。”

阿楚嘎点点头，他看着那架狗爬犁慢慢越过冰面，看着东边俄国人的黑烟一点点被风压低，看着林子边缘一只乌鸦飞起来，又马上落回树梢。

独眼没有来。那只虎头海雕平时总蹲在南边黑礁石上，左眼被谁啄瞎，父亲叫它独眼。夏天它会贴着海面飞，翅膀张开比阿楚嘎还长，猛地扎进水里，抓起一条银鱼。冬天它就等在渔民凿开的冰窟旁，谁丢出鱼肠，它第一个落下来，肩上的白羽像披了一块旧雪。

今天连独眼都躲起来了。

父亲说过，鸟比人精，知道什么时候该避。林子里也安静得厉害。雪地上看不见貂的细脚印，也没有狐狸绕圈留下的尾巴印。熊早进了洞，老虎往更深的山里去了，连平时偷鱼骨的乌鸦，也只敢在树顶叫一声就闭嘴。

阿楚嘎不觉得害怕。他觉得这片地方大，大得风吹不过头，海冻住了还在动，人站在里面像粒黑豆掉进雪里。父亲在，母亲在，乌娜在，狗在，窝棚在，短刀在，林子和海也都在。

他觉得，这些都会一直在。那时，海湾边还没有那么多的陌生人。

第二节：血与雀 / Blood and Sparrow

大概是十岁那年的三月中旬，大雪封门。阿楚嘎的右脚趾肿得像紫黑的萝卜，脓水混着血渗出棉布，走到哪里就冻成硬壳，一碰就火辣辣地疼。

乌娜裹紧小棉袄，推开窝棚门，一头扎进风雪里。她右手提着竹筛子，左手攥着一小把发霉的谷粒，短腿在深雪里一深一浅地走。雪没到她大腿根，她走得摇摇晃晃，像只笨拙的小熊。

她在背风的树下扫开一片雪，在地上支起筛子，用一根短棍斜撑着，下面小心撒了谷粒。然后她拽着绳子，缩回一堆灌木丛后，只露出一双冻得通红的小手，死死盯着筛子底下。

风雪停了，风不大，可麻雀却迟迟不来。乌娜等得鼻子直流清鼻涕，用袖子一蹭，又继续盯着。周围静得能听见积雪偶尔从枝头滑落的声音。

两只灰扑扑的小麻雀落在附近树杈上。一只跳到另一只身边，用喙在它颈后的羽毛里拨弄了几下。另一只缩了缩脖子，又抖开羽毛。

它们在枝头来回跳动，不时低头看一眼雪地里的谷粒，黑豆似的小眼睛灵动地四处扫视，脑袋频频转动。只要有一阵稍大的寒风卷起地上的浮雪，麻雀

都会立刻惊得振翅，直到发现并无异状，才又重新落回枝头。

这般反复试探了好几回，那只被梳理过羽毛的，才极其谨慎地斜刺滑翔而下，落在圈套边缘，另外一只则安静的站在枝头东张西望。跳下来的那只，歪着头，喙尖试探性地啄了两口谷子，动作迅速而轻盈，每啄一下，都要警惕地停顿观察半晌。

她猛地一拉绳子。

“啪！”

竹筛子重重扣下。麻雀在里面扑腾，翅膀撞得竹条乱响，树枝头那只惊跳腾起飞走。乌娜扑过去，整个身子压在筛子上，用冻僵的小手从底下伸进去，一把抓住那团温热的小身体。麻雀在她掌心拼命挣扎，细爪子抠进她手心，带出几道细细的血丝。

她咬着嘴唇，把麻雀带回窝棚。

阿楚嘎靠在炕沿上，脸色煞白。乌娜跪在他脚边，先用他的小刀在木墩上抹了抹脖子，热乎乎的雀血立刻涌出来。她掰开雀头，把里面那团温热发软的东西挤出来，糊到阿楚嘎烂得最厉害的脚趾上。温热的糊糊碰到溃烂的皮肉，瞬间像有无数细小的虫子在爬。阿楚嘎疼得倒吸一口冷气，脚趾不由自主地抽了一下。

乌娜用小手按紧，不让他动。然后她拿起破布，一层层紧紧包住，外面又缠了两圈麻绳，绑得死死的。做完这一切，她的小脸也冻得发青，鼻尖上挂着清鼻涕，快要掉下来却没有擦，只是抬头看着阿楚嘎，小声道：“明天要是结痂，就好了。”

十多年后，阿楚嘎用的还是这把刀。住的却离海滨几十里远，见不到海了。

雪已经没过脚腕。那头鹿拖着伤腿往林子深处蹿，后腿后面留下一道断断续续的血线。阿楚嘎追到山脚时，左肩那块旧伤已经开始发紧，像有根生锈的钉子慢慢往骨头里拧。

弓弦被雪水浸得发滑，手指冻得发僵。他低头往掌心哈了口气，热气刚碰上皮肉就散了。他索性把弓背到身后，抽出那把短刀，一步一步贴上去。

鹿听见动静，猛地回头。阿楚嘎扑上去，一膝压住鹿肋。鹿还在挣，前腿拼命蹬雪，冻土和冰渣一下下打在他脸上。他低着头，刀尖顶住脖子下面那块软肉，往里送。

先是硬，皮毛和筋肉一起顶着刀。

他手腕往下压，掌根也跟着一点点送进去。

刀刃终于滑开，热血猛地冲出来，喷了他半张脸。

血挂在睫毛和眉毛上，很快开始发硬。鹿喉咙里那股气一点点弱下去，只剩下腿偶尔抽一下。阿楚嘎喘着气，手还压着刀，过了好一会儿才慢慢松开。

他扯过绳子，把鹿腿套住，往肩上一甩，低头往河谷走。冻土在脚下咯吱作响，雪下面偶尔一空，像有什么东西在底下慢慢塌。

还没进谷，女人们砸兽皮的声音已经传出来。

木棍啪啪落下，冰渣和碎肉沫一起飞。

乌娜先看见他，直起腰，手里的木棍还滴着血。

“阿楚嘎，”她笑了一声，“又让鹿舔了？”

旁边几个女人跟着笑。阿楚嘎把死鹿往地上一扔，黑血溅上乌娜裤腿。

“祖灵给的。”

他抹了把脸上的血冰，嘴角动了一下。

“你要闻，晚上来。留给你。”

乌娜啐了一口，走过来，用木棍在他小腿上轻轻敲了一下。

“别跑远。”她说，声音低了一点，被水声压住。

阿楚嘎没回头，只抬手摆了摆。女人们又低头敲皮子，水声很快把一切盖住。

几天后，海面上出现了几只木舟。

雾很低，水色发灰。船从雾里慢慢出来，桨插进水里又拔起，水顺着桨叶往下淌。

他们把船拖上礁石。脚踩在湿滑的石面上，身子前倾，肩膀顶着船身往上挪，船底在石头上刮出闷声。有人把石块压在渔网上，网很沉，一提就往下坠。

一个老渔夫背着孩子，走到水边，蹲下。他把手伸进海里，停了一下才往下探。手指在水里慢慢张开，摸进礁石缝里。孩子趴在背上看着水面，伸手去抓浪花，只抓到一把泡沫。泡沫在掌心里一下散开。

老渔夫把手抽出来，停了一下，把海胆丢进桶里。

夜里，他们在岸边生火。鱼架在火上，鱼皮鼓起来又裂开，油滴进炭里，发出细小的滋啦声。味道顺着风往河谷里走。

阿楚嘎闻到味道，走到河口那片湿地，停了一下才过去。他站在火光外面看着他们。火一跳一跳的，人的脸一明一暗。孩子从背上下来，站在一旁也看着他。过了一会孩子笑了一下，阿楚嘎也笑了一下。

第二天清晨，雾散开，海岸露出来。湿沙上留下脚印，有深有浅还有拖船的长痕。水从外面慢慢涨上来，先淹没边缘，再往里。印子一点一点变浅，轮廓散掉。

阿楚嘎站着，看了一会往前走一步，把脚踩进湿沙里。

水很快上来，把那一脚填平。

乌苏里森林的冬夜压下来，光一点点退干净。

阿楚嘎伏在雪窝里，胸口贴着冻土。他呼吸压得很低，只在鼻腔里轻轻出气。

雪面很静，远一点的地方有树枝偶尔裂开一声。

前面三十步，那头棕熊站在一截倒下的红松旁。左前腿拖着，落地不实，每走一步，雪面都会被踩开一圈血。它没有急着走，停一下喘一口气，白雾从鼻子里喷出来，很重。

阿楚嘎认出来了。

两年前，也是这个时候，这只熊在林子里迎面撞上他。那一掌拍下来，左肩几乎被打碎。后来接上了，但一到冷天就发紧，抬不高。他把肩往里收住，慢慢抬弓。

弓弦已经拉开。手指发僵，扣不紧。他停了一瞬，把力往指腹里压住，再往后拉。弦勒进肉里。他稳住那一下的颤，松手。

箭飞起。

噗的一声。入肉。

熊猛地抬头，身子往上一顶，前腿在雪里刨开一片，直接往前冲过来。

阿楚嘎已经起身，往侧面贴过去。刀已经在手。他把刀往前顶，刀尖碰到毛，再往里送。

没进去，熊的力先到。

他被撞了一下，整个人往后滑，脚底踩不住，雪在脚下塌开。他想站住，脚下一直在退。熊往前压，他被顶着往后退了一步，又一步，膝盖先落地，整个人被带着跪下去。

他尽力稳住身子，再用力，这才把刀送进去。

刀口滑开。血一下冲出来，很热，打在脸上、脖子上。他手腕继续用力往里压，刀再进去一点。熊还在动，往前顶，他整个人被压住，动不了，只能把力往刀上压。

熊的力慢慢下去。

停一下。又动一下。再停。

最后整个身子塌下来，压在雪上。

阿楚嘎也没起来。他还握着刀，手在抖，过了一会才慢慢松开。血已经不那么热了，黏在手上。他喘了一口气，低头看了一眼，左腿不对。

他试着站，没站起来，腿往下塌了一截。

他整个人往前栽，手撑住雪，指甲刮到冻土，滑开。他又撑了一下，还是起不来。他低头去看，裤子已经裂开，血往下淌，一股一股。

他把身子往后拖，拖不动。

他停了一下，又拖。还是不动。他伸手去摸熊，毛已经开始发硬，没有刚才那股热了。他把脸贴上去，很快就凉。

他没有再动，呼出来的气慢慢变轻。

雪开始落下来，先落在熊背上，再落在他肩上。